

抒怀



城市里的乡音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陈粮

家乡的回忆开始蔓延:
“你也是湘乡滴!”
“你是湘乡哪里滴?”

湘乡话里的尾音一定要清亮有力,好像不这样就显示不出对对方的关注和关怀一般。果然,没几分钟,老乡之间的亲昵感就此弥漫开来。

湖南湘乡的一个小村子是我的家乡,因为这个村子挨着双峰,所以我对这两座城市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自古无湘不成军,天下湘军出湘乡”。湘乡人完美诠释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的湘人血性。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口地道的湘乡话。

读研期间,选修了一门方言课程,期间要求做方言调查,并用记音符号将所调查的方言记录下来。大家自然选择了熟悉的乡音,在记音过程中碰到一个难题:在我家乡,“你我”这两个音分别读作“嗯”和“呃”,该怎么记录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导师,导师告诉我,这两个音就是两个鼻音,不含元音。那

一刻,我为自己独特的乡音感到自豪,也深深感佩老祖宗的智慧,如此简易地将人与人之间那种你我不分的情意传达出来。两个鼻音只有前后之间的分别,稍不留神,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了,这真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语言与一个地域的地理、文化、气候一脉相连。我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走出家门,与天地共呼吸,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他会走向同伴,与朋友一起嬉笑玩耍,收获美好的友谊。他会吸纳这座城市文化,他会有自己的文化认知,而这一切都将组成乡音最厚重的部分。

当他们长大以后,也许不会说纯正的城市方言,但夹杂着地方方言词汇的普通话就将成为这一代城市居民的乡音。

城市里的乡音可以是关于这座城市最温暖的记忆:是小区保安叔叔的那一个广播喇叭,是菜市场里最热闹的叫卖声,是独具特色的“塑料普通话”。即便时代更迭,土地离我们逐渐远去,乡音依旧在血液里跳动。有家的地方有温暖,有乡音的地方有故乡。

畅情

人与人见面了,最通行的就是伸出手,握个手。季节也是。

这不,一眨眼便是初夏了,伸出一只手,就能轻轻地握住了。恍惚中,回到了从前的小山村。每当初夏时,农忙便开始了。收割麦子、油菜籽,整田插秧。初夏时节,便是山村最忙碌的时候。

父亲早已退休了,也回到了小山村。他不下地收麦插秧,是小山村中少有的无事之人。于是,父亲总是在初夏时,偶尔打理下小院的花花草草,多半时间就坐在老屋前的凉亭子里,与左右邻居闲聊着。

我在立夏的那天,回到了老家。还没进屋,父亲就说,就在凉亭里坐吧,外面空气好,亮堂,顺手给我倒了一杯新制的绿茶。顿时,一股新茶的清香便弥漫整个老屋。坐在凉亭子里发呆,看着时而飘来丝丝白云的天空,手边的闲书翻了一半,喝剩的清茶有时就冷了。母亲就轻声问我,要不要再泡一壶。我说,就喝这,冷茶好喝。

那天路过一片油菜地,油菜籽已经泛白了。儿时,每当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收割油菜籽。一垄一垄的油菜割了放置在田里,等晒几天后再背到屋前的稻场上。稻场上铺上篾席,用连盖轻轻击打着油菜杆,黑亮的菜籽便从早已枯黄的油菜杆子上脱落了。

初夏的太阳也很辣,要不了几天,菜籽就晒干了。送到村里的榨房压榨新鲜菜油。这时,地里的土豆也挖回来了,小麦也收割了。柴火土灶起锅烧热,下新鲜菜油,煮小土豆。油香混合土豆的味道,便是整个山村初夏最美的食物了。新麦也早已磨成了面粉,和一小盆,做成麻花,丢进翻滚着的锅里,一根根香喷喷的麻花便成了初夏最美的吃食了。

树上的蝉鸣也赶来与初夏握手。梧桐树上的新绿,是蝉与初夏握手的场所。一声蝉鸣,就拉开了初夏的歌。

就这样,祥和中与初夏的握手,便晕开了一个新的时节。

与初夏握个手

鲁珉

感动

轮椅上的母爱

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龚明亮

她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却又最后一个接走孩子。

她和她的电动轮椅车定会悄悄地隐藏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直到其他人都已离开,这才凑上来,领走孩子,我猜想她是不愿意让孩子因为有她这样一个残疾的母亲而难堪。

我欣喜地看到,孩子一见到她,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她的怀里,完全无视轮椅车的阻隔,而她则一脸灿烂地张开双臂,侧身一迎,紧紧地抱住。随后,她伸手卸下孩子肩上的书包,悬挂在椅背上,再吃力地将孩子抱上去,与她并排坐下,这才满意地操纵着轮椅车悠然远去。每次望着她远去的身影,我总感觉眼眶湿润……

我最担心下雨,天阴地滑,人潮汹涌,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果然,那天大雨滂沱,别的孩子都被一顶顶漂亮的雨伞接走了,唯独她还没有出现,孩子有些失望,我正决定送孩子回家,那辆熟悉的轮椅车这才缓缓驶来,只是她这一次格外狼狽,除了衣服上有几处显眼的污渍外,脸上和手上也有一些血色的擦伤。不用说,她一定是急于赶路,在路上摔倒了。我不敢想象,她是怎样支撑着再次爬上轮椅,然后再若无其事地前来接孩子的,但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母亲的焦灼与执著。

后来,她没有来接孩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孩子称为“大姨”的女人。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是参加家长会,还是那辆轮椅车,还是那般素净,还是那样坚韧,只是她比以前更瘦弱、更苍白了,她低声地恳求我:“老师,我能上台说两句吗?”在我点头应允之后,她对着话筒吐露了自己的担忧:“我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可我不想我的孩子因为我而被嘲笑、歧视和欺侮,所以我想拜托大家……”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些年,那个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但那一辆电动轮椅车和它所承载着的沉沉母爱一直在温暖与激励着我。

父亲



印象

苗青/摄

随笔

九月开学,我第一次看见她。大大的眼睛清澈纯净,眼角上翘,下巴上翘,就那么一点点儿,却恰到好处。多么生动的一张小脸!走路,说话,看人都轻悄悄地。

我超乎寻常地喜欢她!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目光始终驻足在她身上,早读时,我仔细聆听她轻而稚嫩的聲音;学生打闹时,我看着她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为所动;问答时,我注视着她端放在桌上的小手,然后心里大声对她呼喊:高高举起!高高举起!

可是,她总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她怯懦,平和。学生游戏的欢笑里没有她,同学的争论声里没有她。我多么希望看见她的小脸对着四周倾心一笑!

星期天的夜晚,教室里闷热异常。我揣着一颗玉米硬糖,手冒汗,糖

魔法糖

沅陵县荷花池小学 孙清清

果冒汗。我轻轻地走近她,把糖果轻轻地塞进她的手心。就在那一瞬间,她的手微微迟疑而后突然握紧,和以往不同的是,她低着头低着眼的脸上满是笑意,笑里散发着玉米糖的清香。我也轻轻一笑,暗自窃喜。

一堂语文课上,我要求学生们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威尼斯的小艇,令我感动的是,她和同桌的小男孩一起读了整篇课文,声音响亮,充盈着快乐。她挺直着小小的个子,翘起眼角昂起下巴的模样,像极了新月般的小艇。

新的一年来到,她变了不少,可爱至极!

我为那颗糖果欣喜,我为自己的坚持而幸福,我融化了她。

三月的天被染成淡绿,草儿的皮

肤有了弹性和光泽。整个年级的学生在河边的草地玩“抓特务有奖”的游戏。个子小小的她小步移动,坚定前行,俨然一朵自由行走的小花。

一会儿,她的奶奶找她。从奶奶那里我知道了她的成长故事。她和许多留守儿童一样,一月一次在电话线的一端呼唤另一端的爸爸妈妈,家门前的桃花红了一遍梨花白了一茬她就长大一岁。奶奶种田地看牛,奶奶养猪她割草。奶奶是她唯一的陪伴。

那一刻,我想多拥有一颗充满魔法的超级大糖果,再一次轻轻地塞给她,慰藉她小小的心灵,让她坚韧、自信、有力。

如今,那个孩子身在远方,已经长大,在城市的人流中渐行渐远。老师想说:孩子,我们一定在梦里——相约远方,勇敢前行!